



期刊·观察

# 从巴黎塞纳河到北京中轴线

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夏秋交接的八月,是盛夏的汗水收获初秋果实的日子。又一年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塞纳河畔落幕,中国队带着史上参加境外奥运会的最佳战绩圆满结束征途。贯穿巴黎的塞纳河可称为巴黎的“水路”中轴线,而有着700多年历史的“北京中轴线”,经由12年的努力成功入选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。巧合的是,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惊艳世人的《历史足迹》演出,29个巨大的焰火脚印正是沿着北京中轴线,从永定门、前门、天安门、故宫、鼓楼一步步走向奥运会主会场。

巴黎和北京,相隔8200公里,一个是三届奥运会举办地,一个是双奥

之城,巴黎和北京这对友好城市的奥运情缘一线牵。

2024年夏季奥运会,第三次回到“现代奥林匹克之父”顾拜旦的家乡巴黎举行,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、更团结”的奥林匹克精神依旧在赛场上闪耀。在为期19天的赛程中,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40金、27银、24铜共91枚奖牌。《新周刊》盘点了这届奥运会的宝藏瞬间:“哭了”。败了会哭,两届奥运举重冠军石智勇,在巴黎战至腿部内收肌断裂后流下了英雄泪;赢了会哭,在艰难而孤独的晋级路上,创造历史的网球运动员郑钦文连赢三场硬仗,也哭了三次。竞技体育是残忍的,站在最高领奖台上,收获奖牌和鲜花的人

毕竟是少数,遭遇失败、失意落泪的选手更能唤起普通人的共情——拼了命却求而不得,学会与遗憾共处,才是人生常态。“爱了”。在乒乓球、跳水等我国优势项目之外,一些大众原本不太熟悉的项目带来了惊喜,也在巴黎贡献了无数令人振奋的名场面:19岁小将邓雅文在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给国人带来惊喜;年仅11岁的滑板小将郑好好是本次中国代表团年纪最小的运动员,她展现出新一代运动员的良好品质,即在运动场上超越年龄的力量与勇气。

运动伴随了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。古人类从50万年前走来,需要不断和野兽搏斗,这使得运动成为与生俱来的特性。研究表明,运动能提升人体内的血清素、肾上腺素及多巴胺水平,让身心达到最佳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运动后会感到元气满满的原因。顾拜旦更是将运动提升到民族振兴的高度,在他看来,运动不仅能激励个人,也能激励国家和民族。经历过“站起来”“富起来”到“强起来”的中国人,对奥运会更是有着特殊的情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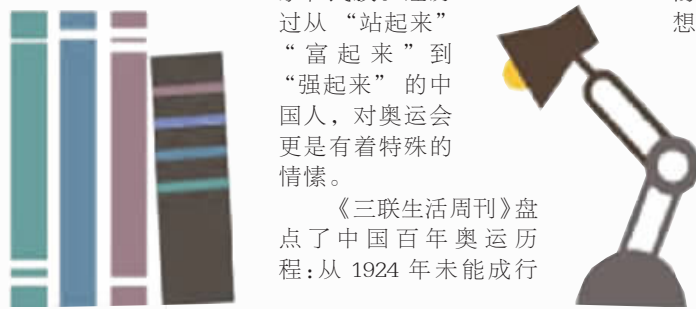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盘点了中国百年奥运历程:从1924年未能成行

的四人组,到1932年孤军奋战的刘长春;从1984年夺得奥运首金,到2008年首度跃居金牌榜第一;从2022年“冰雪军团”创造历史最佳战绩,到2024年42名奥运冠军领衔出征巴黎。一百年来,中国运动员凭借不断进击的“要强”精神,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追求卓越的决心,在国际赛场上突破极限、超越自我,在展示中国力量的同时,也激荡着一个个普通但怀揣梦想的心灵。

视野回到北京中轴线上,这条线也见证了国人从聚落中心到郡县中心、从中心线到中轴线一路走来的文明历程。南起永定门,左右是约略对称的天坛、先农坛,往

北包括正阳门、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、太庙、故宫、社稷坛、景山、万宁桥,到钟鼓楼收尾——这是“北京中轴线”的地理范围;肇始于元,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,明朝稍作南移,建筑紧凑,增设外城,中轴线大体形成。清朝、民国未做大改,新中国成立后增设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——这是它的历史范围。从元至清近七百年,中轴线记录下了各朝各代的工商发展以及兴衰更替。《南方周末》解读说,北京中轴线包括物理的、历史的、思想的三个层面:所谓物理中轴,指的是北京中轴线的物理存在,包括十五个遗产构成要素的诸多古建筑,以及北京城周边的山形水势;所谓历史中轴,指的是漫漫长河中,这些建筑、文物和城市空间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信息;所谓思想中轴,指的是弥漫在城市营造中的思想观念、文化思想等各种无形的内容。

要回答何以中国,北京中轴线无疑是重要答案之一。



## ■ 博物期刊

### 天上牵牛星,地上牵牛花

《博物》2024年8月号,月刊

在众多的花草中,原本寻常却因名字而引人入胜的,莫过于花朵酷似一个个小喇叭的喇叭花了。喇叭花是俗名,“牵牛花”是其正名,因与天上的牵牛织女女星攀上关系而增添了一份草木之外的味道。最新一期《博物》期刊,梳理了牵牛花与牛郎织女、七夕的关系。

每年七夕,相传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。而牛郎最早的名字其实是“牵牛”,有众多诗词为证,如汉代《古诗十九首》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”、唐代杜牧《秋夕》“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”等,皆是古人将天上星星编织的爱情故事。“织女”一直是银河旁边的那颗亮星,但最初的牵牛星还不在于它对面,而是二十八宿的牛宿之中的一个星官,后来故事几经流变,成了我们熟知的版本,牵牛星也更加拟人化,改叫“牛郎”。再后来,人们干脆将同属牛宿、靠近银河的河鼓三星当作了牛郎,中间最亮的是牛郎本人,两个“鼓槌”则成了他肩挑的扁担筐。

至于地上的牵牛花,可以算得上夏花中的宠儿,俗话说“秋赏菊,冬扶梅,春种海棠,夏养牵牛”。牵牛

花的得名,源于其药用功能,南北朝时的本草学家陶弘景说,牵牛花的种子可以入药,“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,故以名之。”这话如何断句,至今仍有不同说法,不过意思都是患者拉了头牛来酬谢医生,才得名“牵牛”。

可见,天上的星星与地下的野草本不相关,只因重名,便成了文人墨客执卷吟哦的对象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牵牛花三首》,其中有“莫笑渠依不服箱,天孙为织碧云裳”“天孙滴下相思泪,长向秋深结此花”“应是折从河鼓手,天孙斜插鬓云香”的句子,“天孙”就是织女,诗人觉得这种淡蓝色的花朵,是她做的衣裳,落的眼泪,甚至想象牛郎采下此花,为她插在鬓旁。于是,牵牛花成了具备浪漫色彩的植物。以致有人认为,西方情人节有玫瑰,中国七夕有牵牛花。

牵牛花开在初夏,凋在深秋。杂志介绍:在酷热的夏季,牵牛花藤蔓攀援、绿叶茵茵,却不开花,一过立秋,天气开始凉爽,它才渐渐繁花似锦。因为牵牛花属于短日照植物,夏季昼长夜短,黑暗不足,牵牛花此时通常进行营养生长,爬藤长叶,花蕾生成则受到抑制。入秋之后,



黑夜渐长,方才诱发花蕾生成。所以在不少文人笔下,牵牛花的蓝色花朵,也是秋意的象征。

牵牛花的花冠,初开时是蓝色的,如果这朵花恰好开在向阳处,只消几个小时,花瓣就会晒得萎蔫,整个“喇叭”皱缩起来。但若在背阴处,或者恰逢阴天,花开的时间就长些,甚至到傍晚才凋谢。而随着时间推移,蓝色的花冠会逐渐变为紫红色。令人叹息的是,每一朵牵牛花的花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,即凌晨4点左右开放,上午10点左右逐渐枯萎。也因此,牵牛花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雅称叫“朝颜”,奈良、平安风雅时期,文学作品里吟咏牵牛花为“朝颜”。牵牛的英文名“Morning Glory”,顾名思义,也是表达其在清晨开放的特性。

## ■ 读书期刊

### 普通人的“自述式写作”

《天涯》2024年第4期,双月刊

最新一期《天涯》杂志“散文”栏目,推出杨本芬、陈慧、王计兵、郭霞、李方毅五人的作品。编者们在细究他们的文本时,发现这些文字都有着鲜明的“我写我”的“自述”性质,并由此命名为“自述式写作”。

“2016年,膝盖内有烧灼感,火烧火燎的感觉让人烦躁不安。看着外表完好无损的膝盖,不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,看又看不到,摸又摸不着。逐渐地,烧灼感伴随着疼痛,日子越来越难熬,尤其是冬天。自此冬天来临之前我都要在心中暗暗祈祷:要是这个冬天膝盖莫痛我就好哦!”杨本芬的《疼痛手记》如是开篇。大多数读者是通过杨本芬的“女性三部曲”认识这位“奶奶作家”的。上了年纪的杨奶奶,也不得

不面对老年病痛的问题,在这篇散文中,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人面对生活的不易。

有“菜场女作家”之称的陈慧,将自己在浙江余姚市梁弄镇菜场出摊的所见所闻汇集成了《菜市场故事集》。作者在文章中写了一个拄着拐杖的女子,这名女子只知诉苦与索取,不懂自立与付出,让人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。与拄拐杖女子不同,作者还写了一位山民“杨大胆”,杨大胆一年到头靠山吃饭,贩卖的是四季山货:春天卖松花,夏季卖野蛙和蛇,冬季卖野兔和野猪。生活虽然不易,也遭遇命运作弄,但自强不息,让人尊重。

王计兵,一个外卖员,也是一个诗人。为了送外卖,他骑行15万公里穿梭



于城市,在工作之余创作5000多首诗。他作为民间代表出访美国、加入中国作协、登上央视等各大媒体。在散文《如果我低着头》中,他讲述自己从外卖员到诗人的“传奇”经历,以及“成名”之后的故事……以上“自述式写作”的作者,以自述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叙述,是个人史、社会史和人类史相互印证的过程,也是个体锚定历史坐标的尝试。

## ■ 地理期刊

### 重访中国大运河

《环球人文地理》2024年8月号,月刊



2014年6月22日,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中国大运河项目申遗成功,至今正好走到第十个年头。最新一期《环球人文地理》杂志通过重访中国大运河,回望大运河的前世今生。

在某种意义上,隋唐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,几乎可以成为中国大运河的代名词。又因开凿时代,被称为“隋唐大运河”。隋唐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发时间最早、开发规模最大、航程最远的运河,以河南洛阳为中心,北至涿郡(今北京),南至余杭(今杭州),全长2700公里,跨越了我国6个省。

隋唐大运河为南北走向,兼顾东西,呈“人”字形。“一撇”在黄河以南,分为通济渠、山阳渎、江南河;“一捺”在黄河以北,为永济渠,两个“笔画”的作用完全不同。总的来说,杂志认为:黄河流域作为我国华夏文化的主要地区,是我国华夏文化的发展起源地,借由大运河,华夏文化得以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向外扩散;隋唐时期,经济重心南移,大运河推动了南方区域经济的发展,还促进了对外经济交流,促进了丝绸、陶瓷等的对外传播。隋唐大运河为我国古代南北方经济等的发展、东西方文化等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帮助。

到了明清时期,京杭大运河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,实现了南北社会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,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发展的重要底色。从地理上看,它连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,纵贯华北、淮海平原,在沿线滋养出一串如苏州、扬州这样的繁华城镇,更是在北端“结”出了一个物华天宝的北京城。

## 聚焦封建时代的“太子”群体

《中华遗产》2024年8月号,月刊

最新一期《中华遗产》杂志,聚焦封建时代的“太子”这一群体。

按“家天下”的皇权运作逻辑,皇帝与太子,先是君臣,后是父子;君权在父皇,储权在太子。血缘亲情与至上权力同置于天平的两端,无疑是对人性的极端考验。如何保持平衡,可谓千难万难。拥有储权的太子,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者,故而太子这一群体是君主专制下皇位传承的稳定量,是古代王朝中未来政治的风向标。储权与皇权,相伴相生。那么谁能成为太子呢?立嫡长子为太子是最理想的。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,《春秋公羊传》有言“立嫡以长不以贤”。这个说法,在汉代已成为立储制度的理论依据。嫡长子的身份,由其母亲的身份和其出生顺序而来,与个人能力、品德无关,嫡长子的唯一性避免了立贤而产生的纷

争。然而在权力的游戏之中,“立嫡”虽是规则,但总有“立贤”的意外,这就造成了皇权交替的不稳定性。

君权与储权之间保持平衡很难,打破平衡却极为容易。储权辅助君权,却也是对君权的制衡分割乃至威胁。“猜忌”于是成为贯穿始终的主基调。君主一方面要培养储君成为合格的帝王接班人,同时又要将储权限制在可控范围内。帝制时代,一切权力集中于帝王一身,而在种种大权中,以军权最为敏感也至为重要,若非帝王绝对信任之人,绝不可染指分毫。在太子的兵权问题上,历代帝王用尽了心机,尝试了各种制度,仍多以悲剧结局。最终,还是回归到2000多年前《左传》道出的最简单、质朴的道理:“国君的继承者带兵打仗,隐患大于利益,切不可行”。事实上,皇帝父子之



间,或因所受教育不同,或因时代背景变化,或因时知有异,总之很难避免分歧。分歧一旦产生,就很容易为多方势力所影响,最终演变成血腥腥风。

历史上太子登上皇帝“成功就业”的幸运儿仅有一半。另一半或被废、或早逝、或死于政变、或当了亡国太子,等等。总之,皇权与储权,关系微妙复杂,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动荡,甚至是未来国家的路线与走向,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## 从化身到重生

《世界文学》2024年第4期,双月刊

前不久过世的美国作家保罗·奥斯特曾发出感叹:“译者文学的影子英雄,常被忽略的工具人。”最新一期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以“从化身到重生”为主题,刊发了多位译者的翻译散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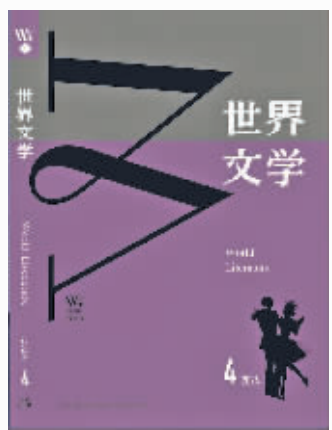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种语言越是能拥抱新元素和外来措辞的注入及渗透,就越能变成宽广、有力、灵活的表达媒介。”美国著名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伊迪丝·格罗斯曼在《为何翻译如此重要》一文中,从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角度做了阐述。从读者角度来看,如果没有可供阅读和学习的译作,情况将难以想象。通过翻译,读者得以探索不同社会或不同时代之人的思想和感情,使得我们暂时脱离习以为常的一切,抛开自身的成见和误解,我们的世界、我们的意识也得以拓展与深化;从作者角度来看,作品的翻译对世界各地的作家也是至关重要的,有望带来读者数量的显著增长。

智利译者阿尔曼多·罗亚·维瓦尔的文章《翻译的冒险》同样谈及翻译与阅读的关系,即翻译是一种“享有特权”、有着“创造

性维度”的阅读方式。此外,作者立足于自己多年的音乐学习经历,指出文学翻译与乐器演奏的共性:这两门手艺所面对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未解之谜,待完成的,给创作者留下了丰富的能动空间。

阿根廷翻译家丹尼尔·萨莫伊洛维奇在《对于诗人,翻译何为?》一文中以诗歌翻译为例,介绍了他在翻译中的心得,即在翻译过程中,文本的技法与写作时的主观情感是分开两件事,而在写诗的过程中,技法与情感完全是一回事。也就是说,写作者回忆起来的情感和他当下的自身情感共同决定了诗歌的形式,诗中的一切——叠韵、节奏、速度、语言或场景上的骤变——在没写之前都是悬而未决的;而翻译过程中,这些元素在某种程度上已预先确定,或者说,译者至少能从原诗中得到有力的暗示。

在《诗歌是对词语皮肤的翻译》一文中,哥伦比亚译者爱德华多·加西亚·阿吉拉从一场发生于南美洲次大陆、充满误会和尴尬的文化之旅起笔,以富于诗意味的笔调讲述了自己的文学启蒙史以及作为译者



的成长史。

此外,巴西学者乔万娜·玛塞拉·席尔瓦的文章《阿罗多·德·坎波斯》“创译”与民族身份》除了用“创译”指称文本层面的摹写外,还用它表示对各种文化资源的移植、解析、吸收、整合和创造。作者着重评述和阐发巴西文化学者坎波斯的观点,指出以批判的方式“吞噬”异域文明,以创造的方式翻译外来文化(即“创译”),对构建国家身份及民族性至关重要。

杂志所介绍的译者的翻译散论,既有译者的走心经验谈,也有学者的客观论说,涵盖了这条始于“影子英雄”化身为他人的表演,充满共情与融合、冲撞与妥协的重生之路。